

中國瑪麗：百年前葬身美國西南小鎮的華人奇女子

中國僑網消息:最新一期美國《世界周刊》刊文說,“中國瑪麗”在去年 2006 年 12 月 6 日整整去世一百年了,任何華人到亞利桑納州的墓碑鎮旅遊時,請別忘了彎進靴山公墓,向這位中國奇女子打聲招呼,憑吊一下。原文摘錄如下:

我的同事泰絲 (Tacy)和裘蒂 (Jody)先後在去年不同的月份去了亞利桑納州墓碑鎮(Tombstone)旅遊,回來時順便帶了許多鎮上觀光景點的小冊子和一些鎮上資料給我,還把她們和家人在旅遊中所拍的相片與我分享,她們都曉得我對任何小城古鎮很有興趣!

墓碑鎮位于亞利桑納州的西南邊陲小鎮,在 1877 年期間,當地的一位礦工艾德雪佛林(Ed. Schelin)偶然發現了銀礦,消息走漏之後,不少西部牛仔、礦工、印地安人(阿帕契部落)都聞風而至,一些歹徒混混、地痞流氓、煙花流鶯,也相繼湧入這座小鎮,大夥兒都來找工作混飯吃,再撈些銀子,就在那段時間同時也出現了一群華人,他們都是來自廣東(有台山、新會、開平、恩平)四邑的早期移民,這一群華工也先後加入采銀礦的行列,這片黃土漫漫的沙漠小鎮,搖身一變,成了一座閃着一層銀光的小鄉鎮了。

隨着銀礦的開采,帶動了城鎮的繁榮景象和財富,同時許多黑白兩道的江湖恩怨、偷盜、搶劫、謀財害命的案件也隨之增加。一百年前的一場槍戰,有位快槍俠維雅特艾帕爾 (Wyatt Eapr)以他精準和超快的拔槍術,快槍連斃三名仇家,一夜之間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,這些西部牛仔的形象和許多淘金采銀、奪財的恩怨故事,更是日後好萊塢拍成電影的最佳題材,而且一直很受電影觀眾的喜愛。

來自東方的“龍女”

不管是西部牛仔也好,快槍俠也好,還是開銀礦發財的大財主也好,其中引起我最大興趣的,是在那些華人群中的一位東方女子,這位鎮上頗負聲望、備受尊重的“中國瑪麗”女士,每個人提到 China Mary 也都嘖嘖稱奇!

在美國早期拓荒時代,在一片荒漠沙地的礦區內出現了一位來自東方的“龍女”,那是多麼讓人非議而令人稱奇呢!18 世紀末,正值清光緒年間 1875—1908 年時已經是晚清,一個中國女子竟離鄉背井、飄洋過海,投入外邦異域,她是如何和這些金發碧眼的洋人溝通呢? 她離千山、背萬水寄居于沙漠州上度過了她大半輩子,她的一生奔奔波波,做人處事,無不令人稱鮮道奇!她的故事有點像武俠小說中的女俠,獨特的個性,女中豪傑的作風精彩萬分。我決定設法找出有關中國瑪麗的史料,慢慢地細讀她的故事吧!

我打一通電話到墓碑鎮的鎮公所去詢問有關“中國瑪麗”的生平紀錄,接電話的女士說:鎮公所內并未存有“中國瑪麗”的私人檔案資料,她很熱心建議我去找目前仍住在鎮上的一位退休老人,他的大名是班堤崔維克(Ben T. Traywick),他收集了一些中國瑪麗的生活剪影,同時崔維克也曾寫過一本書,書名叫《中國龍—墓碑鎮》(The Chinese Dragon—Tombstone),書于 1989 年出版,這位女士同時給了我崔維克的電話號碼,讓我自己去和他聯絡,而且她還提到鎮上的居民都認識崔維克先生,找他不會太難。我向她道謝之後,果然馬上就和崔維克先生聯絡上。

首先我自我介紹,說明來意,崔維克很爽快地說,他很高興有中國人向他問“中國瑪麗”的事迹,我們在電話上聊了一下,他提到退休之後寫過的那本書《中國龍—墓碑鎮》,書中有一章特別描述“中國瑪麗”的生活點滴,還有穿插一些中國瑪麗的照片,最後我們約定日期、地點見面,我很開心能見這位長輩,談談自己中國人的早期移民辛酸史。

2006 年 1 月 28 日,一大早天氣有點冷,我偕同事芭布拉(Barbara)結伴同行,由她開車前往

墓碑鎮拜望崔維克先生。根據 AAA 旅遊冊上提供的相關資訊,墓碑鎮是居于海拔 4540 尺高的地理位置,目前鎮上有 1504 人居住,一共有三條主要的大街,最熱門的地段是在愛倫街(Allen Street)上,鎮公所建于 1882 年,我們車子開在 Fremont Street,看到了這座兩層樓高的鎮公所依然古情舊貌的立在街上。墓碑鎮上最有名的語

標來形容此鎮的就是:“The Town Too Tough To Die”一直流傳下來。

進入墓碑鎮時從左邊的馬路轉上去,就可以看見左邊坡上立着一塊長型的白色石柱碑,碑上很清楚的刻着:1879, Booth Hill Grave Yard (靴山墳場),進口服務處提供很多旅遊資料、紀念品、風景卡、墓園圖,供遊客選購,參觀靴山公墓不收門款,但是希望遊客自由贊助,捐款的錢用來維護公墓,芭布拉和我各自掏出兩塊美金投入捐款箱內,經過右邊的側門步入墓園內參觀。

公墓內一共有 250 個墳穴,11 排,從左向右,由上到下,有些穴位是用水泥砌成的長方形,大部分都是用一堆小圓石礫子

堆起來的墳丘,墳上立着木牌,牌上書着,某人某年某月某日生和死亡日期,有些是病死的、有些是老死的、也有些是被亂槍誤射而喪命的,有老、有少,還有些是沒名沒姓的葬身此地。俗語說:“棺材不祇是裝老人的”,此話一點都不假。我們一排一排的邊走邊看,有一種人生百态,生有處,死有地之感。

走到上方第二排時,我見到了一塊長方形的水泥冢,頂端豎立着一條長長的木闆上面很清楚地刻着: Mrs. Ah Lum China Mary, Born China, Died In Tombstone Dec 6, 1906, Aged 67yrs (阿龍太太,中國瑪麗,生于中國,卒于墓碑鎮,1906 年 12 月 6 日,享年 67 歲)。

“中國瑪麗”就葬在這兒!墓地周圍的地勢較高,背後有山,居高臨下,向外眺望,可見對面的山麓,丘陵起伏,視野遼闊,倒是一塊很好的長眠處,不知道“中國瑪麗”生前是否請了地理風水師前來勘察過?是否如她所願葬身此地呢?

離開靴山公墓之後,按着地圖,繞過兩條街,很快就找到了公共停車場,11 點左右遊客已漸漸湧入大街上,有人登上馬車隨着牛仔馬夫遊車河,愛倫街上兩旁小店林立、書店、紀念品店、咖啡館、餐館小鎮古風古味仍在,古情古意猶存。

華人文化點滴留在鎮上

按照預約時間 11 點半,很容易找到第五街上的一棟兩層樓的房子,和崔維克先生相見,這棟房子是他自己的,樓下作為書店兼賣古物,樓上自己住,但見這位滿頭銀發精神奕奕的老伯起身相迎,彼此寒暄之後,我們就坐在他的書桌旁聽他個人的生平往事,細述他和中國存有一份濃濃的感情始末,并在退休之後搬到墓碑鎮,寫了這本“中國龍”。當年墓碑鎮上的華人風風雨雨,華人的文化點滴留在墓碑鎮上,即使在鎮上的近代史上,華人也在檔案中扮演了一段有血有淚的角色,崔維克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段華人的曆史。

崔維克生于 1927 年的田納西州 (Tennessee),1941 年加入美國海軍,曾經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,從歐洲回來之後,因為當時美國是中國的同盟國,他又奉派中國協助,隨着海軍駐防,他曾駐守過青島和北平 (在他的印象裏當年是稱北平而不是北京),就在他那段年輕歲月裏,開始認識了中國文化、曆史,他常利用休假的時候四處去逛,紫禁城、頤和園、天壇、街頭民巷無不留下他的足迹,他對中國的雕樓亭台建築很感興趣,各處收集資料,自行研究,并向當地居民請教,他所收集很多中國古币、紙币、骨董仍然保留着,大部分由他的女兒收管,他有一件海軍夾克,背後繡着“中華民國 36 年,美國盟軍來華參戰”的軍服,至今仍珍藏着。

從軍中退伍之後,他回到田納西州,重返田納西理工學院,繼續他的大學課程,畢業之後,

他任飛彈方面的工作 10 年,隨後他搬到亞利桑納州的南部小城 St. Davis,在當地的一家銅礦公司專門負責銅礦爆炸的特別工程師。退休之後他選擇到墓碑鎮養老,也開始他的寫作生涯,除了年輕時候與中國有了密切情感,同時聽聞在修築南太平洋鐵路時,許多華工的故事,他着手收集史料,探訪華人的足迹,也聽到鎮上老一輩的人傳述着許多“中國瑪麗”的精彩片段,就這樣他寫了這本“中國龍”。在墓碑鎮,一位洋人來撰寫中國早期的移民史,我由衷佩服崔維克的用心。根據崔維克書中所述,從 1879—1931 年間,鎮上約有五百多位華人定居墓碑鎮,南太平洋鐵路完工之後,銀礦開采完畢,很多華人沿着鐵路線分散遷離,當年的中國人都群居集聚在愛倫街和第三街上,有人開洗衣店、雜貨鋪、餐飲業和旅館方面的生意來維持家計,有錢的白人最喜歡找華人幫傭、管家,因為華人吃苦耐勞、不抱怨,雖然不懂英文,可是凡是主人每天交代的事都能一一圓滿交差,深受當地人的贊賞。

書中第 31 頁記載了一些“中國瑪麗”的軼事。

少了她牽線 華人求職難

“中國瑪麗”真實身分、出生正確年齡無人知,當年她以“阿龍的妻子”身分出現于墓碑鎮上,她身材豐滿、健美,身上經常穿着繡着考究的圖案、以絲綢錦緞為多的唐裝,華麗出眾,身上經常穿戴着很多與眾不同的珍奇珠寶。“中國瑪麗”辦事手法很利落,當年唐人街各行各業都由她經手,身分、契約、找工作、薪水、船費全都由她過目、介紹批准,沒有“中國瑪麗”聯絡搭線,華人很難找到工作,那段時間她和舊金山的六大公司(Six Companies)有良好的密切關係,互動交往頻繁。

那時候大部份的華人都居住在第三街到第五街一帶,不超出 Toughnut St. 範圍外,華人住屋很緊密,屋裏都挖地下室可以對外相通,有些地下室用作賭場、鴉片館之用,其中也有活動中心、中華會館,以供大家聚會。阿龍和妻子兩人除了經營自己坎坎餐廳(Can—Can Restaurant),還經營禮品店、職業介紹所、批發買賣生意,“中國瑪麗”也兼營鴉片館、紅燈區的營業權,夫婦倆的財產、事業是相當可觀的,那時白人眼中的“中國瑪麗”就像一個女王一樣,唐人街上的芝麻大小事,她都管。白人把當年的唐人街蔑稱為鴉片街—Hoptown,“中國瑪麗”就是當時唐人街的掌權“大姐大”,可是一點都不含糊的。

助貧救弱義行 贏得好口碑

“中國瑪麗”辦事能力很強,為人很四海、豪放、敢做敢當,頗有女俠的骨氣,她又是一位慈

13 歲華裔女孩寫書登上《紐約時報》排行榜

日前,中英文對照版寓言體小說《劍鳥》由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。與此同時,該書英文版由全球第二大出版集團哈珀·柯林斯出版集團在美國推出,並雄居《紐約時報》暢銷兒童小說排行榜連續七周。而該書的作者範祎隻是一個 13 歲的中國小姑娘。

範祎出生於北京,7 歲時隨父母移居美國,10 歲開始用英語寫作《劍鳥》。寫作過程中她借閱了大量書籍,並且上武術班學習以保證格鬥場面描寫的精確性。成稿後,範祎把書稿投給了哈珀·柯林斯出版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簡·弗裏德曼。簡·弗裏德曼非常看重這部中國女孩用英語寫的小說:“關於自由與和平的永恆主題可以超越國界,也受到全世界讀者喜歡。”她把書稿轉給了哈珀·柯林斯兒童圖書公司於今年 3 月正式出版。該書上市的當周就沖上了《紐約時報》暢銷兒童小說排行榜,並從第 10 名逐漸上昇。

心善腸的女子,那些勤勞、誠實的人一旦有難時,她都給予很大的幫助,許多有病痛、沒飯吃的人上門求助,“中國瑪麗”也不會拒他們在門外,一一打點解難,全心全力濟窮救貧。曾經有一位白人牛仔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失去一條腿,“中國瑪麗”不但請人送醫,負擔所有的醫院開銷費用,一直到白人牛仔完全康復為止,類似許多助貧救弱的義行善舉經人轉述而傳開來。她熱心公益,在鎮上扶老育幼的善行也贏得白人社會的敬重,更使“中國瑪麗”在墓碑鎮上有了很好的口碑,人緣、名聲頗佳,她的寬宏大量也是她的成功之道,“中國瑪麗”更是白人眼中的一位中國奇女子。

書中還描述了许多小插曲,生活感情上的波折在這無法一一道出,但是“中國瑪麗”的一生是多彩多姿,敢愛敢恨的性情中人,她的後半生亦是含辛茹苦,有血有淚的生活篇,她的故事也是早期華人移民的辛酸頁。

“中國瑪麗”去世,在當地是天大的新聞

1906 年 12 月 18 日,墓碑鎮上的當地報紙 Epitaph 刊登了一篇“中國瑪麗”去世的消息,葬禮是由 C.B. Tarbell 殡儀館接辦,葬禮也完全按照中國的習俗辦理,她的去世在白人社會各階層中受到很大的注意和尊重,葬禮的公開儀式更是轟動一時,白人居民表現出對“中國瑪麗”的贊賞不已,敬愛有加。

有一位在墓碑鎮出生的小市民 Mr.Gladys Kendall 的母親參加了“中國瑪麗”的葬禮,Kendall 太太把葬禮所看到、親臨儀式中的所見所聞都很詳細的記載下來,又轉述給她的兒子聽,這些真真實實的紀錄再由 Mr. Gladys Kendall 提供給崔維克。崔維克根據 Kendall 太太所記載的全部經過,另外到處收集資料轉載成書,于 1989 年出版上市。

她的葬禮 讓白人開了眼界

根據 Mr.Kendall 母親口述,“中國瑪麗”人歿後的柚木棺材停放在愛倫街的自宅中,屋裏點着細細的綠香,供桌上有燒全豬、全羊、雞、鴨,有蔬菜生果,另外還有四位男士披麻帶孝,整夜在靈前拜祭,燒香、誦經不停,凡是在來參加葬禮的中國婦女,均衣着華麗,臉上塗着厚厚的白粉,表情悲哀,她們配戴玉翠,象牙等飾物。出殡的行列也是相當隆重,有專業的樂班子吹奏着挽歌,一路還不停的撒下大量的冥紙,這些冥紙是用來打發那些黃泉路上的“讨債鬼”,免得這些妖魔鬼怪阻擋了死者的去路,好讓死者早早上路,順順利利的抵達極樂世界。

出殡的行列到了靴山公墓之後,棺木徐徐落穴下葬,葬禮之後,墳上供的好肉好菜也讓當地的居民分享,同時也算給“中國瑪麗”往黃泉路上饒個行吧!一路好走! 她的葬禮又讓白人們大開眼界,并且在坊間不斷的流傳着,稱誦着這位中國奇女子——“中國瑪麗”。

13 歲華裔女孩寫書登上《紐約時報》排行榜

《劍鳥》描寫了藍鳥和紅鳥受老鷹耐特挑撥發生戰爭,認識到錯誤後最終藉助神鳥的力量取得勝利的故事。小說強調了“戰爭與恐怖是非常錯誤的”。據悉,著名影星成龍也是《劍鳥》的書迷,成龍還給範祎寫了親筆信以示贊揚:“我們期待着每位中國讀者都會以同樣的熱情對待這本書”。

